



# 登瀛

## 湖畔

日日小暖



每一口清凉的绿豆汤,每一片爽口的苦瓜,都像是在诉说着古人的智慧与今人的情怀。

流年碎影

坐看云起

愿我们都能像月亮一样,在运行的“盈”和“亏”交替面前,宠辱不惊,笑看人生。

## 月光入怀

□李朔

儿时,在空调和电风扇还没普及的盛夏里,夜里酷热难耐。母亲忙完了一天的家务活,就带着我和弟弟到屋顶上,把凉席铺开,仨人并排躺下。抬眼望去,满是溶溶月色,月亮像巨大的网把我们包围着。四周静悄悄的,安静得可以听到微风轻拂的声音。渗进了月光的微风透过肌肤,直达心灵,悠悠的,凉凉的,不像电风扇吹出来的风那样急促而沉闷。母亲总慈爱地摸摸我们的额头,给我们讲述好多好多故事。我们静静地躺着与月亮对视,听着母亲讲故事。母亲总说:“我们应该多跟日月星辰交流,这样心胸就能变得豁达,也能保持着最初的本心。”那时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,只知道月光洒泻的屋顶,简直是天然的空调房,那样静谧美好,又那样凉爽舒服。月光洒下的光辉,那样令人熨帖。

那年,我高考失意。很长一段时间闷闷不乐的,一直接受不了考试失利的事实。有天晚上,母亲吆喝我跟她去顶楼看月亮。我跟随母亲来到了顶楼,抬头望向广阔的天空,此时镶在星群中的月亮格外耀眼。母亲乐呵呵问道:“还记得小时候在老屋的屋顶上伴着月光入眠吗?”我兴奋地点了点头:“当然记得,可惜我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有好好看过月亮了。”母亲摸了摸我的额头:“月亮一直都在呢!”此时万籁俱寂,只有月光悄然洒落。我闭上了眼睛,柔和的月光轻盈地洒落在我身上,我的心也一下子变得柔和起来,仿佛所有的纷扰都在慢慢远去。

母亲见我放松下来,便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,意味深长地说:“孩子,‘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’,人生亦如是。月亮的阴晴圆缺,正如人生的起伏和变化。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,我们要接纳生命中发生的一切。无论发生什么,只要我们乐观坚强面对,总能克服。”此时月光“毫不吝啬”地洒满每个角落,一时间,我好似置身于儿时老屋那个屋顶上,通透的月光紧紧抱住了我。此刻的我,什么都不用去想,只需仰起头,跟月亮交流对视,然后整装待发。

迟子建老师在《我的世界下雪了》一书中写道:“月亮呢,它修行有道,该圆满时圆满着,该亏的时候则亏。它的圆满,总是由大亏小亏换来的。所以亏并不一定是坏事,它往往是为着灿烂时刻而养精蓄锐。”我想,我们是真的应该好好学习月亮的“修行之道”。

现在的我,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,都会选择在窗边安静地揽一窗月光入怀,让如水的月光,慢慢抚慰心灵。那一枚高挂空中的月亮,是夜晚的明灯,更是心灵的寄托。愿我们都能像月亮一样,在运行的“盈”和“亏”交替面前,宠辱不惊,笑看人生。

## 小暑食养

□彭时美

清晨,阳光尚未猛烈时,市集上早已热闹起来。摊贩们摆出应时的绿宝——苦瓜,还有清凉的绿豆。这些食材,不仅为人们带来了解暑的希望,更承载着深厚的健康理念与文化意义。

苦瓜,其貌不扬,却拥有清热解毒的美名。犹记得幼时,每逢小暑,祖母总会搬一张小板凳,坐在陈旧而洁净的灶台边,戴上那副略有磨损的老花镜,仔仔细细地将苦瓜切成纤细如丝的模样。随后,将其与鸡蛋一同倒入滚烫的锅中翻炒。当那带着苦涩滋味的菜肴出锅时,于孩童的舌尖,无异于一场大胆的冒险。那时,总会苦着脸,勉强咽下。而如今,回忆起来,那苦涩竟化作心头的一抹沁人心脾的清凉。正如古诗所云:“苦夏食苦,夏不苦矣。”这藏在苦味中的,是带着生命哲理的深深启迪——在面对生活的重重艰辛时,我们亦须拥有坚忍的毅力与豁达的胸怀。

而绿豆汤,无疑是夏日消暑的上佳之选。每当小暑的脚步临近,母亲便会提前精心挑选出颗粒饱满、色泽鲜亮的绿豆,放在一只古朴的瓷碗中,倒入清凉的井水浸泡。待到炎热的暑气如猛兽般肆

虐正盛时,母亲便守在炽热的炉火旁,面容被炉火映得红彤彤的。她手持一把长长的木勺,耐心地在锅中轻轻搅拌。那绿豆在温热的水中翻滚、欢腾,渐渐地释放出阵阵诱人的豆香,这豆香混合着糖水的清甜,悠悠地飘散在空气中,仿佛有魔力一般,能将人的思绪带入一片绿意葱茏、生机勃勃的田野之中。古人曾赞美:“绿豆稀饭,夏食最便。”这样传承已久的习俗,不仅是对大自然慷慨恩赐的珍视,更是对自己与家人身体健康的贴心呵护。

小暑时节,热浪滚滚,但家家户户的厨房里,却流淌着一种别样的清凉。那是食物带来的,也是文化传承中的一缕清香。在这样的节气里,我们不仅仅是在品尝食物,更是在品味一种生活的态度,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。

每一口清凉的绿豆汤,每一片爽口的苦瓜,都像是在诉说着古人的智慧与今人的情怀。

小暑食养,不仅仅滋养了身体,更滋润了心灵。在这炎炎夏日,让我们一同寻找那些能够使身心安宁的美味,让它们陪伴我们,度过一个又一个温暖而又清凉的小暑。

## 雨季的鱼

□陈恩才

割完麦子插完秧,就是梅雨季节了。雨大不换气,一场接一场,一阵跟一阵,抛豆撒珠,由着性子往下跳,砸出烟,流成河,“哗哗”一路欢唱。烈日炙烤下的大地顷刻有了生机,埂上绿草,田里稻秧玉米豆苗,园子里的韭菜、青椒、茄子、黄瓜……恹恹地猛醒过来,都昂了头,竖着耳朵张开嘴。沟啊塘的年年干,却年年有鱼,不知道哪里来的,又大又多。鲫鱼、鲤鱼、鲢鱼、昂刺鱼、黑鱼……还有螃蟹、黄鳝、泥鳅……另有好多叫不出名字的,大大小小,形形色色,有时候成群结队,黑压压一片,悄无声息地游,又突然像被惊着了,箭矢一般,沿着沟渠涵洞争抢着往上游嬉戏奔突,噼里啪啦甩出水花……

田头沟畔,随处可见“泥猴子”引颈勾头,四处张望。手里提着蹩网、鸡罩、鱼篓、铁叉甚至木棍、瓷盆,浅帮胶鞋“咕叽咕叽”不跟脚,太碍事,索性一脱,往草窠里一扔,短裤遮羞或者干脆赤条条地奔。踩着松软的泥泞,顶着清凉的雨水,在沟边或急跑或骤停,弯腰蹑脚,心提在嗓子眼,已经把什么都忘了,那心思,那气神,那情致,全在水流里、鱼身上。

水沟连着秧田,秧田通着塘面,纵横交错,鱼有了广阔天地。雨水浑浊,鱼贴水底,忽然甩出一个浪花,便被眼睛牢牢锁定。有一种“马狼狗”,身子细长滚圆,脑袋尖尖,像弹绳钩子,跑起来一条线,“嗖”一下就没影儿了。这种鱼,贼狡猾,很难抓住它,刚还在眼前,转瞬之间可能已到了沟尾,只能眼睁睁看它溜掉。最好捉的是“泥污子”,就是鲢鱼。“泥污子”憋气十足,它沉在水底,一动不动,偶尔会轻摆一下软软的身子,晃一晃扁圆的大脑袋,又定下来。人站在水里,伸手就能捉住,也不是捉,而是捧,轻轻沉下双手,捧出水面,用的巧劲。都上岸了,满心欢喜地以为是囊中之物了,谁知它突然身子一挣,哧溜,甩你一身黏液,跑了。但这家伙恣性大,遇个凹塘子身子一仄,跟鸵鸟埋首一样,以为什么都没发生。

心香一瓣

## 妻栽的树

□祁尚书

我老家在丰墩村的西北边缘,有一处七分多地的宅基地。三间草房,妻在那里生活了十七年。

房子的后面,她栽了三棵树:一棵榆树,一棵桑树,一棵香椿树。暮春,妻采摘榆钱,烧鸡蛋汤,口味鲜美。榆钱是榆树果荚,因形状小而圆,像小铜钱,故名。她也会采摘香椿树的嫩枝叶,炒鸡蛋吃,香气四溢,使人望而生津。秋天,她采摘黑紫色的桑葚,用水洗净,放在大盘子里,随时生吃。桑葚汁水多,味道甜甜的,夹杂一丝淡淡的酸。

门前的菜园边,妻也栽了三棵树:一棵桃树,一棵柿子树,一棵桂花树。春天,粉红色的桃花在和煦的春风中绽放,让人想起唐诗名句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。夏天,青中泛

红的桃子,是消暑解渴的佳品。秋天,金黄色的桂花,有的藏在叶间,有的露出枝头。清风徐来,浓郁的香气袭人肺腑,耳边自然响起情调柔美的歌曲——《八月桂花香》。橙红的柿子压弯了枝条,一树的红灯笼,增添了喜气洋洋的气氛。

冬天,妻用长柄的铲子铲去屋后三棵大树的冗枝,用树剪子切去门前三棵树的繁条。在每棵树下部的下部涂一层石灰水。还在菜园边的三棵树根附近,开出浅浅的沟,浇上水肥,铺上早粪。

妻在门前屋后栽的树,既有实用性——提供美味的食物,又有观赏性——美好的景色养目舒心。一如田园诗人陶渊明描述的诗句:“榆柳荫后檐,桃李罗堂前。”

